



石岸 著

物质时代的 爱情

极具现代意识的小说叙事风格

来自东北的文学评论家
王政阳先生称他的小说
“无疑需要的是智慧和勇气，
是在创作的快感中裸泳”。

北京大学青年学者、文学评论家余扬
在一篇题为《文学的圆熟与大气》的评论中，
称他的小说“试图展示更大的叙事野心和更为开阔的视野格局”。
并说作者“有着非凡的处理美好记忆与沧桑生活的平衡能力”。

一个时代和生活经验的呈现与苏醒，弥漫着一种忧郁与飞扬的特质。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物质时代的 爱情

石岸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物质时代的爱情/石岸著. --天津: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8.5

ISBN 978-7-201-13225-9

I. ①物… II. ①石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73490 号

物质时代的爱情

WUZHI SHIDAI DE AIQING

石岸 著

出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
出版人 黄沛

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

邮政编码 300051

网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
电子邮箱 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 张潇文

封面设计 马晓琴

制版印刷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

经销 新华书店

开本 660 × 960 毫米 1/16

印张 14.25

字数 195 千字

版次印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55.80 元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2-23332469)

并不仅仅就是人生记忆的演绎（自序）

很多年前，我出生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。江水拍岸的涛声，可能在刹那间撞击着一个幼小的生命。我不知道一个婴儿嘹亮的啼哭声，在那个还很寒冷的晚风中已经持续了多久？五十年代末的中国城市，也许都难以挣脱它由来已久的灰暗与陈旧。在我的眼神还相当迷蒙、还难以辨清这个世界面目的时候，我当然没有看到古老的城墙上那一株在晚风中独自摇曳的野草，但这并不妨碍我在多年后的今天对那座城市的想象和遥望。当母亲在多年以前的一个月色融融的夜晚，或者是在一个太阳朗照大地的白昼，她有意或无意地告诉我：你出生在南京……她神态安详，语气和缓。她显然只是不经意的言说，或者只是在向我指出某种事实的存在。而我显然早已忘记了当时的具体情形。比如母亲当时正在做些什么，房间里的光线是否柔和或黯淡，等等。我想最有可能的情形是，我只是平静地抬起头来，用同样平静的眼神望着她，仿佛她所讲的事情只是一个时间久远的故事，和我没有半点儿牵扯。然而在后来的岁月中，一粒沉寂多年的种子在我心中悄然萌发了，那座城市也随之在我心中蓬勃生长起来，并且已在冥冥之中改变着我的性情和命运，尽管如今我只能算是那座城市的匆匆过客。在很多的日子里，当我独处冥想时，我并不清楚从南方飘来的缕缕雨丝，是否在浸润着我的心灵？但我知道——无论如何我是多么不愿意把内心的隐秘告诉别人，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是无法回避的，那就是我始终自作多情地认为自己早被六朝古都的灵光所照耀。我在许多简历中都写道：石岸，原名石绍中，某年某月生于南京……这种庸俗的对某种文化源地的依附或认同，当然意在表明自己另一个与现实生活无关的文化身份。即：我是一个写作者，一个身处社会生活边缘的作家。

也许我是一个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。当我身处襁褓之中时，疾驰的火车轰鸣声，并没有惊扰我在酣睡中的美梦。谁知道我做的第一个梦是与艺术有关呢？母亲曾经告诉我，就在那次离开省城的列车上，因为她的

疏忽，刚刚出生十五天的我，差一点被层层包裹的被褥捂死。古人云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宽泛一些理解，人活着就是福。这是古人对生命的充分尊重。但我感觉自己活着并不幸福。如果那次我的生命早早地谢幕，我想我是不会怨恨母亲的。我常想，我能够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？牧师在引领着人的精神世界，而我在引领着谁？弗洛伊德把艺术看作是人的白日梦，是人幻想的呈现，而维特根斯坦认为，艺术则是人生活中的一种语言游戏。其实我们谁都逃脱不了人生的游戏。只是我在精心地构筑着那座精神家园时，我是否想过它在时间的风雨中还能够支撑多久？我在电脑键盘上敲下的这些被世人不屑一顾的文字，是否都是我一个个梦境的再现或记录？它们完整或破碎，但是谁能够从中看到生活的折光和人性的投影？其实，上帝把我带到世上，就是要让我走不出那些光怪陆离的梦境。我所目睹的，总是生活的背影，或者是这个纷扰世界的反面。我像古人那样挥舞着箭镞，但我能够刺穿生活的帷幕吗？也许，在我的人生帷幕缓缓降落之际，我想自己留给这个世界上的那些文字，也应该和我的生命一同化为灰烬吧。

我至今没有皈依上帝。闲来无事时，我喜欢翻阅《圣经》，那上面说，上帝很后悔造人，因为人终日所思尽是邪恶。于是他使天地间洪水泛滥，并命令诺亚造一个方舟，除诺亚的妻子、儿子、儿媳，凡有血肉之活物，只允许雌雄两种带进方舟，好延续其生命。这样看来，上帝还是很仁慈的，人类的记忆之链因此没有被一场洪水而阻断。有人断言，艺术就是人类记忆的产物，此言我信矣。我这个人并没有多少天赋，我想我那些小说，或许是我秉承了先人的梦想，或许就是我人生记忆的演绎。它们复活于某个特定的瞬间，在我午夜醒来时被我偶尔记之。如果有人在生活中为此寻踪觅迹，又恰好多少有些“吻合”的话，那么我只能一笑置之，或者轻轻地告诉你，那真的是纯属巧合。最后，请允许我引用源自博尔赫斯《布宜诺斯艾利斯之死》中的诗句来结束我的自序：花朵永远守望着死亡，因为我们人类永远都不可思议地懂得它沉睡的，优雅的存在……

是为序。

2015年6月19日于洪泽湖西畔

目 录

愤怒的河流	1
不存在的暴风雪	11
祖父和一场大水	21
恍 惚	31
杀手生涯	41
和鼠曲草一起飞	50
风中的床	59
醉 舞	68
月色撩人	76
一闪而过	84
今晚有个约会	91
一个人的车站	99
少年与镜子	109
独自漫游	120
阿莓的夏天	129
影子和影子	139
物质时代的爱情	148
静悄悄的树梢	156
1974 年的爱情	165
一个岁末的永城之旅	180
梦 魇	189

谎言	199
乔大路的眼神	208
后记：我的小说，我的路	216
附录：石岸主要作品年表	219

愤怒的河流

“日本人在第二年初退去了，那年的天气奇冷。”母亲这样对我说。母亲在说那件事的时候，时间已过去了五十多年。年事已经很高的母亲早已对周围的世界漠不关心了，而时间已经久远的往事却使她热情倍增。她整日絮絮叨叨，但她的听众却日渐减少，她的亲人们在抱怨耳朵已听出老茧之后，早已逃之夭夭。只有我这个作为她最小的儿子还徘徊在她的周围。而我的“忠诚”和“孝心”常常将她老人家感动得泪水涟涟。

我喜欢那些久远的事情，我觉得历史就是一位沉睡的老人。他醒来的时候，也就是历史向你开启门扉的时候。我尤其喜欢家乡的历史，因为我就是这个历史的一部分，它包含着我的生命和血脉。既然如此，你怎么可能逃离自己的生命和血脉呢？对于我，走向父辈的昨天有许多种方式。比如，我用一个砖块猛击布满青苔的墙壁，其实那嘭嘭的响声就显得意味深长。你可以循着那声音走向过去，这是需要借助某种神奇的力量催动，就像种子发芽所必备的条件。我感谢母亲，她时断时续的叙述，宛如春天催生了树木，她使我看到的历史是那样的奇特、饱满与圆润……

我母亲丁兰自记事起，她的家道就破落了。这可以追溯到她的父亲——一个远近闻名的举人出身的丁家大公子丁可成在病逝之前，这就是说，母亲对其父的记忆已模糊不清，而作为一个富家小姐的做派在母亲身上也已经所剩无几。这可能就是她为什么嫁给家境更差的我的父亲的重要原因之一，这当然是我的猜测。母亲在对其未嫁之前的事情几乎只字不提，但我从其零碎的话语中获得一个重要线索。母亲十六岁时曾听一位老人对她说，“小姐，你的婆家应该在东南方向，房前有一条河流。”母亲眼睛一亮：“那河流很大吗？”算命先生随口答道：“是的，那河流很大。”就凭这句话，母亲多给了他一两银子。几年之后，母亲在嫁到流口村时，果然在门前看见了一条很大的河流。这条河流就是流经我家乡的著名的泗水

河，母亲曾对我说，与其说我嫁给了你的父亲，不如说我嫁给了一条河流。母亲在说这句话时，她的眼睛里有一条河流晃动的光影。若干年之后，我也感到我的眼睛里有一条河流晃动的光影……

十九岁的母亲丁兰在做新娘的那一天光彩照人。她的目光、肌肤和身上的绸缎衣褂在午后的阳光里，给人一种强烈的水光波动的感觉。难怪她在走出花轿的那一瞬间，村人们就说，这女人绝对是水做的。在未拜天地之前，她在红盖头下就显得很不安分。伴娘问：“小姐，你要做什么？”母亲回答，“我要去看看河流。”伴娘哑然失笑，说：“小姐你别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。”新婚之夜，喜极而泣的母亲对丈夫罗泽说：“我听到了河流的声音。”父亲自作聪明地说：“你是不是听到了我的心跳？”第二天，母亲就偷偷跑到了河边。那是一个秋天，洪水刚退去不久。河滩上布满了水草、贝壳和死去的鱼虾。水面上阳光闪烁，晃得母亲几乎睁不开眼睛。空气中有一种清凉和浓烈的鱼腥味。河滩松软、潮湿，母亲在上面来回奔跑着，不一会儿，河滩上就留下了许多杂乱的脚印。跑累了，她就捋起裙子，蹲在岸边，对着水面久久出神。这可能是母亲与河流第一次所构成的场景，它也同时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之谜。我曾试图走近它，但我没有成功。这当然是后话。就在这时，父亲气喘吁吁地从河堤上跑下来，埋怨她为什么一个人跑出来。那时，父亲以为她想家了，要不就认为她身上还沾染着许多孩子气。但是时间一长，父亲就发现了母亲的秘密。父亲说，做女人要实在一些，哪有像你这样……母亲丝毫不让，立即反驳。几个回合下来，父亲只得让步。整日唉声叹气愁眉苦脸的父亲将此事告诉了我祖父。祖父也连连叹气，说水性啊！不久，母亲怀了我大哥，妊娠反应很厉害，整日天旋地转，几乎不出家门。父亲就放心外出做他的绸布生意去了。时隔数月，日本人占领了青城。流口村，就是他们下乡扫荡的必经之地。

日军指挥官叫山田一郎，他长相斯文，面皮白净，还戴着一副金边眼镜，但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。他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，但对中国文化却推崇备至。认为《诗经》和唐诗宋词是人类艺术的登峰造极，又认为它们出现在中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我在前面说过，作为富家小姐的做派在我母亲身上已所剩无几，但母亲从小就浸淫在《四书》《五经》之中，家道的破落与母亲整日迷恋诗文似乎关系不大。而母亲身上所透露出的雅静和端庄的淑女气质，更是普通的富家小姐所不能相比的。我一直

感叹中国的婚姻所具有的时代特征。尽管我父亲也念过私塾，但他与母亲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。他们的结合只能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。而山田一郎与我母亲的相遇可能就有一种宿命的意味了。

日军是在傍晚时将村子包围的。他们要搜捕一个已经负伤的中国军人。全村的人都被集中到村头的打谷场上了。这种场景与影视上所出现的场景有点儿大同小异。由于时空的遥远和错位，我想这种场景可能已经不会给今天的人们带来多大的视觉冲击了。但我却不是这样，我的心弦则愈益绷紧。因为我“看到”母亲也出现在人群之中。问题在于，母亲太醒目了。她怀抱着我刚刚满月的大哥，在熊熊的火光中显得惊人的美丽而又凛然不可侵犯。山田像猎犬一样逼近母亲。他左手按了一下指挥刀，右手则扶了一下眼镜。他的血红的眼睛在镜片后面可能泛起了一片红雾。他觉得这个女人离他如此遥远，以致他认为眼前的情景似乎有点儿不真实。但他终于从晕眩中清醒过来，并且一下认定这个女人不同凡响。他呦唏呦唏一阵之后，向翻译官打听这个女人是何许人也。翻译官如实相告，并强调这个女人很“浪漫”，平时喜欢吟诗作画。山田的嘴角渐渐地咧开来，脸上出现一丝莫名的笑意。他的目光在我母亲身上游弋着——多少年之后，我恍然觉得山田在我母亲的身上看到了一条河流，那是一条充满血性的、像月光一样明亮的河流。要不，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无法解释了。山田啪地一个立正，向我母亲深深地鞠了一躬，手一挥，他的人马就撤去了。

有一天在酒宴上，我的一个朋友大发宏论。他说历史是什么，历史是一条色狼，它盯上你了，历史就开始了；你摆脱了它，历史也就结束了。他的话音刚落，我手中的酒已泼到他的脸上。我怎么看，你都像山田一郎！说实话，我那时头脑一片空白，只感觉胸中有一团火在燃烧。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我差不多都忘了。别人对我说，你们俩扭打起来了。要不是我们及时制止，事情可能就闹大了。都是酒闹的。还不赶快向人家赔礼去？我没有去，我认为自己没有错。第三天，我的朋友主动来敲门了。通过推心置腹，我们总算和解了。不过，他一再追问我，说他为什么像山田一郎？朋友很委屈，说他根本不认识这个日本人呀。我说你是不认识他，你要是认识他，我怎么能与你坐到一起呢？你……一头雾水的朋友其脸上的表情就像天边模糊不清的云块。

近来，我与妻子琴的关系也弄得非常紧张。我们已有好些日子互不理睬了，并且自动分居。我觉得没有任何原因，可能是朝夕相守，彼此都厌倦了。但我毕竟是男人，虽说是人快到中年，但那个要求还是有的吧。开始，为了面子我并不主动，我想她会自动来找我的，过去有这个先例。但连续好几天，睡在另一个房间里的琴始终不见动静，还不时地传出均匀的鼾声。有一天深夜，我好像被一个什么梦境弄醒了，顿时感到浑身燥热不安。我不得不摸进了琴的房间。她醒了，不用说，她明白我的来意。我们直接进入主题。琴倒也很配合，就是不说一句话。到了第四个晚上，她开口了。说你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已经好久不是这样了。我没好气地说，你别以为我是在跟你睡觉，我其实是把你当作另一个女人哩！琴猛地推开我并坐了起来。她一边哭一边用光裸的脊背对着我。我动作有些生硬地把她拥入怀中，但她拼命扭动着身子挣脱我，我只得放弃。夜静得就像到了世界的末日，只有女人过分压抑的哭声充斥在这个夜晚的每个角落。我无计可施。看来我们的婚姻在这个夜晚已是摇摇欲坠了。透过朦胧的灯光，我看到女人光裸的脊背上横亘着一条月光闪烁的河流，我的内心里隐隐地又有一阵潮动……

第二天早上，琴对着镜子梳妆。我匆匆收拾了一下自己，吃一点早餐，准备去上班。琴叫住了我。此时我站在她的背后。她穿的是一件真丝鱼白色衬衣，里面的胸罩带清晰可见。当时我还在想，那条河流弄哪去了呢？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从她的背后传过来：罗荻，你站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心里怔了一下，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女人要找我麻烦。果然，琴说，罗荻，咱们分手吧。语气很平稳，就像夜色下静静流淌的河流。我的大脑再次一片空白。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琴猛地转过身子，脸上的泪痕还隐约可见。她声色俱厉地说，罗荻！我希望你好汉做事好汉当。难不成你昨晚说过的话就忘啦？我真的记不起来说过什么话了，我只记得我们很糟糕，是历史上少有的墩刻尔克大溃退。琴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，罗荻，我敢肯定地说，你完蛋了，你彻底地完蛋了。我倒要想问一下，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，她到底施了什么样的魔法，能从精神上彻底摧毁我的丈夫——一个优秀的计算机软件专家罗荻先生！？噢，我想起来了。我辩解道，你别当真呀，我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嘛。琴又从鼻子里哼了一下，说你别跟我来这一套好不好？你是什么货色我还能不知道？好呀，你的庐山真

面目终于大暴露了。罗荻！我郑重告诉你，你不把那个女人给我交出来，你就休想去上班！

不用说，我迟到了。深谷软件公司老总细眯着两眼，在我身上贼转。我知道我的脸色此时一定很灰暗。我不理他，只是装模作样地整理桌上有些散乱的资料。我总感到我与老总之间隔着什么，说白了，我们不是一路上的人。在路上我就想好了，如果因为迟到他训我，我正好可以趁机走人。哪儿黄土不埋人啊。人活着是要讲究质量的，而一个令人窒息的生存环境会使人生存的意义大打折扣。出乎我的预料，老总仍是对我笑脸相迎，绝口不提迟到的事情。他异常亲热地拍着我的肩膀，开着一些荤素搭配的玩笑。比如他从我脸上断定我昨晚干坏事要在三次以上（你不能不佩服这个家伙的眼光之毒辣）。他由色能误人到色能误国到最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，即“整个社会都在纵欲过度”。你不能不承认，这家伙稍不留神就成了一个思想家。由此我想，再平凡的一个人，他身上也会隐藏着某些不平凡之处，更何况是我们老总呢？我知道，这是老总的开场戏，真正的戏在后面呢。果然，老总亮出了他的底牌，他说最近有一个工程我们已经拿了下來，就是泗水河疏浚工程勘探设计。罗工啊，这个任务我看还是交给你吧。老总说得很诚恳，有力的手掌还在我的肩上按了一下。我有点儿不置可否。我知道老总是在我身上开采着一种“价值”矿藏，但我能完全卖给他吗？说实话，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。我一边在公司做事，一边却把大部分精力投在自己的事情上。最近，我干了一件自认为是史无前例的事情，而且是绝对保密，就是琴也不知道我在电脑上捣鼓什么。我想编一个关于历史与现实的软件。我称为“MCM3 程序”。未上大学之前，我对人类社会学就很感兴趣。可以说，这是我的一大梦想，只是后来阴差阳错学了计算机专业才暂时中断这个梦想。如今我认为实现梦想的时机终于又来到了。“MCM3 程序”一旦完成，我相信它会对人类社会发生极为深刻的影响。我总认为人很难看到历史与现实的全部真相。前者的被遮蔽或湮灭将直接导致后者的飘移或扭曲。

第二天，山田换去戎装，一身西装革履地前去拜访我的母亲。山田和翻译官骑着那种老式自行车行走在并不平坦的河堤路上。好久不说话的的山田望着眼前白练似的泗水河，突然深深地倒吸一口气。他感到这条河流弥

漫着一股杀气，欲问翻译官，但出口的话却是这样：赵佐，我的问你，昨晚上的那个女人，她的美丽是不是与这条河流有关？翻译官附和道：太君，您说对了。这泗水两岸尽出美女呢！山田很满意地点点头。山田的这次拜访是秘密的。它决然不同于军事行动，要不是因为语言障碍，他很可能撇开翻译官一个人前往。昨夜，山田率部撤回据点后犹如笼中困兽。由于他的反常举动，那个负伤的中国军人得以逃生。如果他的部下向上峰密报，那么他就有可能被送往军事法庭。这个后果他事后想到了。一阵巨大的恐惧使他如坠渊薮。然而，一旦想起那个叫作丁兰的中国女人，他立刻就把一切抛之脑后。后怕和狂喜使他几乎一夜未眠。这种情况好久不曾在自己身上出现过了。从军之前，他还是一个富于幻想和具有丰富情感的青年学生。然而，战争改变了他。丁兰的出现，使他感到身上有一种久已泯灭的东西又隐隐地复活了……那是一个漫长的夜晚，风中的血腥味和秋天果实的芬芳使那个年代的天空暧昧不明。没有人知道山田的内心此时正被人性与兽性反复吞噬着。黎明时分，一缕微弱的光线穿过炮楼狭窄的窗口。他睁着血红的眼睛，怔怔地盯着窗外一棵枝叶差不多快要落光的楝树。他感到支撑他头颅的肘关节有一种隐隐的酸疼。他猛地拂去了桌上一只酒杯和一堆狼藉的鸡骨头。随着一种沉闷的破裂声，翻译官应声而至。山田狞笑一声：立即随我到流口村去一趟。

当山田的身影出现在通往流口村的路上时，我母亲丁兰正坐在院中的石榴树下潜心阅读一本叫作《镜花缘》的线装书。火红的石榴闪现在青绿的叶丛之间，就像一个人被掩饰的宁静和她的青春之美。我祖父此时正在通往前屋的院门前侍弄着已经有些锈蚀的犁铧。我祖父家境虽说较为宽裕，还雇有长工，但他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劳作。他是一个只知道如何去聚敛财富而不知道如何去享受的小财主。他一边干着活一边还不时地瞥一眼我母亲。他此时脸上不可名状的神情说明他内心并不平静。昨天晚上，他也在村头的人群里。那戏剧性的一幕叫他百思不得其解。鬼子撤去之后，乡人们拥着我母亲，再三表示他们的感激之情。接着，那个头上缠着绷带的中国军人也出现在我的母亲面前。他苍白的额上还残留着已经干涸的血痂。他的模样使我母亲惊骇不已。这种惨烈的景象可能是她第一次目睹。她下意识地后退一步，把怀中的我大哥搂得更紧了。那负伤的军人可

能也意识到了什么，他迟疑地停下脚步，搓着两手，显得局促不安。最后，他也像山田一样向我母亲鞠了一躬，什么也没说，转身消失在黑夜之中。

太阳已经升得很高。罗家门前的一棵椿树上隐约地传来乌鸦的惊叫声。事实上是门前传来一阵零乱的脚步声使我祖父抬起了头。他只感到头皮一阵发麻，下巴松弛的肌肉竟然剧烈地抽搐着。他显然已经意识到来者不善，十分惊慌地从地上站了起来。一阵眼冒金星天旋地转使他几乎站立不稳。母亲在后来竟然还能看到祖父前额上流淌的汗水。祖父本能地拦住了他们。翻译官阴险地一笑，告诫我祖父不要有眼不识泰山，否则……当然是没有他好果子吃的。我祖父堵在门口，不说话，一动不动。翻译官刷地从腰里拔出匣子枪，枪口直指我祖父的脑袋。老东西，看你是吃了豹子胆了！呦唏！山田的厚嘴唇绽开了一条缝，那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笑。我祖父看到山田伸出两只细长的手指示意一下翻译官。翻译官立即将枪口从我祖父的脑门上移开了。

我母亲读书真是读得太投入了。就是这么大的动静她竟然没有听见。当一片阴影遮住她膝上的书本，她才本能地抬起头来。这两位不速之客显然也使母亲大吃一惊。她心头的慌乱一时使这个大家闺秀手足无措。我能够想象得出母亲后来所表现出来的从容和镇静，大约是在她明白了他们的来意之后。山田虾着腰，一脸的做作和媚态。一开始就向我母亲大谈什么日中友善，并以唐朝和尚鉴真东渡扶桑为证，然后结结巴巴地背诵了几首唐诗。我一直认为山田在我母亲面前大谈杜甫那首《丽人行》是别有用心，或者说是醉翁之意。我当然也能够想象得出山田在我母亲面前侈谈中国文化，是一件多么令人恶心而又可笑的事情。很显然，这是一次失败的“访问”。因为有两个画面是那样顽固地叠印在我母亲的脑海之中；一个是昨夜凶残的山田，另一个就是今日故作儒雅的山田。这样的人被我母亲本能的拒斥也许就不足为奇了。

几个月前，我沿着泗水河岸边向故乡走去。那时我对历史所谓隐秘的走向还不甚明了。河风尽情地吹拂着我，它使我的心情变得惬意而又愉快。要不是与一个叫作赵有天的人意外相遇，我这次还乡将一如往常地单纯，单纯得就像缓缓流去的河水。赵有天在村头拦住了我。他见我眼生，

就作了自我介绍：我叫赵有天。你不知道我，但你该知道一个叫作赵有亮的人吧。我茫然。他嘿嘿一笑：他就是我哥呀。就是当年日本小队长山田的翻译官。唉，可惜没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被政府镇压了。啊，你听你母亲说过他？罗荻，有一件事我不知该不该告诉你？啊……事情是这样的。你的母亲与那个山田小队长有一段……嗨，叫作什么来着？恋情？对对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你说证据？有呀，老一辈子人都看见的。说他们在这河堤上并肩走路，就是现在的人所说的散步。呃呃，你别、别误会。我的意思是，现在时代不同了。你要是能和他的后人联系上，续上亲，你可就发大财喽！这个有些歪脖子的赵有天在我怒目圆睁时悻悻而去。

这之后，我与琴的关系时好时坏。我知道，责任全在我。琴说我我心里窝着一团火，毫无来由，毫无道理，就像平地起风雷。她常常声泪俱下地责问我，而我一次又一次地向她道歉，请求她原谅。她居然一次又一次地原谅了我。终于有一天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眼睛里流露出的失望让人感到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。她说，罗荻，你变了，你再也不是以前那个罗荻了。我对你已经心灰意冷。罗荻，咱们的缘分看来已到了尽头。咱们还是分手吧。那天，我与琴抱头痛哭。我们在哭泣中做爱。不完全是为了挽留住最后的爱情，有可能是身体的惯性在起作用。事后，我对她说，琴，你让我再考虑一下吧。此后，琴没有再提分手的事情。但是我们分居了，很自然而然地。分居后，我们竟然相安无事。日子一久，我们彼此都能够感到内心里又有一些东西在蠢蠢欲动了。自那天我摸进她的房间起，就证明了我的判断没有错。要不是在第四个夜晚由于我的“失言”，我与琴之间还能有多少事情呢？

那些日子，我常常一个人在泗水河边徘徊。也许，从表面上看，我的行为本身并不说明任何问题。然而它却完全是我内心力图在排遣什么，或者是我极力想抵达什么。河流有时就是一条时空隧道。当你抵达时，时间就不存在了。或者说，时间发生了弯曲。那些早已消逝的场景，有时就是你亲历的现实。而所谓的现实，有时就是历史的前置或倒影。有许多事情让我心生疑窦，就像有许多事情让人无法探究。比如我曾向母亲问了许多个为什么，这其中就包括她与河流的关系。母亲突然就沉默了。我看到她脸上的肌肉在颤动，红润的脸色渐渐变得苍白。我意识到在历史这条幽僻的小径上，我再也不能前行了。是的，有些事情是不必解释的，更没必要

告诉别人。就像我对待琴，琴所受到的无辜的伤害。说实话，我没有情人。那天夜里，我对琴口出狂言，有可能是我白天面对河水触景生情所致。

往事历历在目啊。那是一个炎炎夏日，我和一群小伙伴脱去衣裤，全身赤裸地跳进了泗水河。我们在清澈的河水中尽情地挥霍着无忧的少年时光，而全然忘记了堆放在河滩上的衣裤。我们上岸后，衣裤不翼而飞了，但我们很快就知道了是一群与我们同龄的女孩的“杰作”。我们纷纷窜进了荨麻地。我们在那里焦急万分地等候着，而早已耐不住的同伴们一个个竟不顾羞耻地向村子里窜去。我听到了远处传来的女孩子们忍不住的笑声。现在，只有我一个人仍然在坚守。四周突然静了下来。我想，她们可能已经走了。我恨得咬牙切齿而又感到无可奈何。就在这时，透过荨麻树缝隙，我看到一个叫作梅子的女孩抱着我们的衣裤款款地走向河滩。她过早发育成熟的乳房坚挺着，使她身上的衣衫显得局促而又瘦小。更是由于她的青春气息的弥漫，从而使那个中午的阳光格外地明亮……我相信从那时起我就爱上了她。我发誓将来长大一定娶她为妻……

“MCM3 程序”我没有编成。这可能不是能力问题，而是我出于对历史的敬畏和对它一次又一次的重新梳理。而公司老总交给我的那个任务后来被我拒绝了。我们终于摊牌了，我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早。老总沉吟片刻，然后轻叹一声说，看来我这池塘小了，养不下你这么大的鱼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请你到财务科去结一下账吧。我说谢谢，并主动和他握了一下手。当我跨出公司门槛时，我感到现实向我裂开了一道像河水一样明亮的缝隙。怡人的秋风拂面而来，仿佛它们是来自遥远的天国。心灵的自由使我也许更能够接近那已经消逝的往日。

离开深谷公司的事情我没有告诉琴。除了女儿，在这个城市里已经没有谁值得我去牵挂的了。我决定离开青城，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去漂泊。离开之前，我又一次来到了泗水河畔。那是一个午后，天空有些阴沉。远处弥漫的雾霾仿佛时间在那里已经停滞。泗水河的确该疏浚了。某些地段凸起的河床就像尘封的岁月，而那上面丛生的芦苇则更使人心生苍凉。河水很平静，平静得就像一位老人。我想，河水应该是平静的，但谁又知道河水下面是什么情景呢？

后 记

日军指挥官山田一郎因一个中国女人，从而使一个头部负伤的中国军人得以逃生。此事终于败露。山田遂举刀自刎。他的部下将他的尸体抛入泗水河。是夜，气温骤降。一个叫作丁兰的中国女人在第二天早上来到河边浣衣，于是，她就看见了一具浮在冰面上的已经僵硬的尸体。不久，随着战争局势的改变，日军撤出了青城。